全唐詩話/卷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二

全唐詩話
卷三
作者：尤袤　宋

卷四

牛僧孺

樂天夢得有《除夜詩》，僧孺和云：「惜歲歲今盡，少年應不知。淒涼數流輩，歡喜見孫兒。暗減一身力，潛添滿鬢絲。莫愁花笑老，花自幾多時。」元和三年，宣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，一十人登科。其後僧孺李宗閔王起賈餗四人皆相次拜相。先是白居易在翰林為考校官，後僧孺罷相，出鎮揚州，居易在洛中有詩送云：「北闕至東京，風光十六程。坐移丞相卜，春入廣陵城。紅旆擁雙節，白須無一莖。萬人開路看，百吏立班迎。閫外君彌重，樽前我亦榮。何須身自得，將相是門生。」公始至京，置琴書灞滻間，先以所業謁韓文公皇甫員外。二公披卷，卷首有《說樂》二章，未閱其詞，遽曰：「且以拍板為什麼？」對曰：「樂句。」二公相顧大喜，曰：「斯高文必矣。」公因謀所居，二公良久曰：「可于客戶坊稅一廟院。」公如所教。二公復誨之曰：「某日可遊青龍寺，薄暮而歸。」二公其日聯鑣至彼，因大書其門曰：「韓愈皇甫湜同謁幾官先輩不遇。」翼日，輦轂名士，咸往觀焉，奇章之名，由是赫然矣。或云：「僧孺登第，與同輩登政事堂，宰相曰：「掃廳奉候。」樂天求箏於維揚，僧孺先有詩曰：「但愁封寄去，魔物或驚禪。」樂天云：「會教魔女弄，不動是禪心。」樂天云：「思黯自誇前後服鐘乳三千兩，而歌舞之妓甚多，乃謔予衰老，故答思黯詩云：『鐘乳三千兩，金釵十二行。妒他心似火，欺我鬢如霜。慰老資歌笑，消愁仰酒漿。眼看狂不得，狂得且須狂。

』」奇章又有詩云：「不是道公狂不得，恨公逢我不教狂。」

李紳

紳初以《古風》求知於呂溫，溫見齊煦，誦其《憫農詩》曰：「春種一粒粟，秋收萬顆子。四海無閒田，農夫猶餓死。」「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誰知盤中飧，粒粒皆辛苦。」溫曰：「此人必為卿相。」果如其言。紳，字公垂，中書令敬玄曾孫，號「短李」。穆宗召為翰林學士，與李德裕元稹同時，號三俊。武宗時為相，居位四年，出鎮淮南，卒。《憶夜直金鑾奉詔承旨詩》云：「月當銀漢玉繩低，深聽簫韶碧落齊。門壓紫垣高綺樹，閣連青瑣近丹梯。墨宣外渥催飛詔，草定新恩促換題。明日獨歸花路近，可憐人世隔雲泥。」

劉禹錫

長慶中，元微之夢得韋楚客同會樂天舍，論南朝興廢，各賦《金陵懷古詩》。劉滿引一杯，飲已，即成曰：「王濬樓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氣黯然收。千尋鐵鎖沉江底，一片降幡出石頭。人世幾回傷往事，山形依舊枕寒流。而今四海為家日，故壘蕭蕭蘆荻秋。」白公覽詩曰：「四人探驪龍，子先獲珠，所餘鱗爪何用邪？」於是罷唱。《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君子》云：「紫陌紅塵拂面來，無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觀裡桃千樹，盡是劉郎去後栽。」《再游玄都觀絕句並序》云：「餘貞元二十一年，為屯田郎，時此觀未有花。是歲，出牧連州，尋貶朗州司馬。居十年，召至京師，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，滿觀如紅霞，遂有前篇，以志一時之事。旋又出牧。今十有四年，復為主客郎中，重游玄都，蕩然無復一樹，惟兔葵燕麥，動搖春風耳。因再題二十八字，以俟後游，時太和二年三月也。詩云：『百畝中庭半是苔，桃花淨盡菜花開。種桃道士歸何處？前度劉郎今又來。』」禹錫嘗對賓友每吟張博士籍詩云：「藥酒欲開期好客，朝衣暫脫見閑身。」對花木則吟王右丞詩云：「興闌啼鳥換，坐久落花多。」白二十二好余《秋水詠》云：「東屯滄海闊，南讓洞庭寬。」余自知不及韋蘇州「春潮帶雨晚來急，野渡無人舟自橫」。嘗過洞庭，雖為一篇，思杜員外落句云：「年去年來洞庭上，白蘋愁殺白頭人。」鄙夫之言，有愧于杜公也。楊茂卿校書過華山詩曰：「河勢昆侖遠，山形菡萏秋。」此實為佳句。白樂天任杭州刺史，攜數妓還洛陽，後卻還錢塘，故禹錫戲答云：「其那錢塘蘇小小，憶君淚點石榴裙。」沈存中曰：禹錫《霓裳羽衣曲》云：「三鄉陌上望仙山，歸作《霓裳羽衣曲》。」又王建詩云：「聽風聽水作《霓裳》。」樂天詩注云：「開元中，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。」鄭愚《津陽門詩》注云：「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，

聞仙樂，及上歸，但記其半，遂於笛中寫之。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《婆羅門曲》，與其聲調相符，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，用敬述所進為其腔，而名《霓裳羽衣曲》。」說各不同。今蒲州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，類梵字，相傳是《霓裳》譜，字訓不通，莫知是非。或謂今燕部有《獻仙音曲》，乃其遺聲。然《霓裳》本謂之道調法曲，今《獻仙音》乃小石調耳，未知孰是？「山圍故國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。淮水東邊舊時月，夜深還過女牆來。」樂天掉頭苦吟，歎賞良久，曰：「《石頭詩》云：『潮打空城寂寞回』，我知後之詩人，不復措詞矣。」〈禹錫《金陵五題自序》雲。〉禹錫，字夢得。附叔文，擢度支員外郎。人不敢斥其名，號二王劉柳。憲宗立，禹錫貶連州，未至，斥朗州司馬，作《竹枝詞》。武元衡初不為宗元所喜，自中丞下除右庶子。及是執政，禹錫久落魄，乃作《問大鈞謫九年》等賦，又序張九齡事為詩，欲感諷權要。久之，召還，宰相欲任南省郎，乃作《玄都觀看花君子詩》。當路不喜，出為播州，易連州，徙夔州。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，復作《游玄都觀詩》，有「兔葵燕麥」之語，聞者益薄其行。俄分司東都，裴度薦為集賢學士。度罷，出刺蘇州，徙汝同二州。會昌朝，檢校禮部尚書，卒。「故國思如此，若為天外心。」寄白公句。「湖上收宿雨。」〈句。〉「故人日已遠，窗下塵滿琴。坐對一樽酒，恨多無力斟。幕疏螢色迥，露重月華深。萬境與群籟，此時情豈任。」〈《無題》。〉「禪思何妨在玉琴，真僧不見聽時心。秋堂境寂夜將半，雲去蒼梧湘水深。」〈《聽琴》。〉右張為取作《主客圖》。夢得曰：「柳八駁韓十八《平淮西碑》云：『左餐右粥』，何如我《平淮西雅》雲『仰父俯子』。韓碑兼有帽子，使我為之，便說用兵伐叛矣。」夢得曰：「韓碑柳雅，餘為詩云：『城中晨雞喔喔鳴，城中鼓角聲和平。』美憲之入蔡城也，須臾之間，賊無覺者。又落句云：『始於元和十二載，重見天寶升平時。』以見平淮之年。」

陳潤

《送駱徵君》云：「野人膺辟命，溪上掩柴扉。黃卷猶將去，青山豈更歸。馬留苔蘚跡，人脫薜蘿衣。他日相思處，天邊望少微。」潤，大曆間人，終坊州畦城縣令，樂天之外祖也。「丈夫不感恩，感恩寧有淚。心頭感恩血，一滴染天地。」右張為取作《主客圖》。

賈島

島，字浪仙，〈一作閬仙。〉范陽人。初為浮圖，名無本。能詩，獨變格入僻，以矯豔于元白。來洛陽，韓愈教為文。去浮圖，舉進士，終晉州司戶。島久不第，吟《病蟬》

之句，以刺公卿。或奏島與平曾等為「十惡」，逐之。詩曰：「病蟬飛不得，向我掌中行。折翼猶能薄，酸吟尚極清。露華凝在腹，塵點誤侵睛。黃雀並烏鳥，俱懷害爾情。」大中末，授遂州長江簿。初之任，屆東川，守者厚禮之，島獻《感恩詩》曰：「匏革奏終非獨樂，軍城未曉啟重門。何時卻入三台貴，此日空知八座尊。羅綺舞間收雨點，貔貅闥外卷雲根。逐遷屬吏隨賓列，撥棹扁舟不忘恩。」自長江遷普州司倉，方幹自鏡湖寄詩曰：「亂山重復疊，何處訪先生？豈料多才者，空垂不第名。閑曹猶得醉，薄俸亦勝耕。莫問吟詩苦，年年芳草平。」島至老無子，因啖牛肉得疾，終於傳舍。島詩有警句，韓退之喜之。其《渡桑乾詩》曰：「客舍并州已十霜，歸心日夜憶咸陽。無端更渡桑乾水，卻望并州是故鄉。」又《赴長江道中詩》曰：「策杖馳山驛，逢人問梓州。長江何日到？行客替生愁。」晉公度初立第於街西興化裡，鑿池種竹，起台榭。島方下第，或以為執政惡之，故不在選，怨憤題詩曰：「破卻千家作一池，不栽桃李種薔薇。薔薇花落秋風起，荊棘滿庭君始知。」皆惡其不遜。島為僧時，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。島有詩云：「不如牛與羊，猶得日暮歸。」韓愈惜其才，俾反俗應舉，貽其詩曰：「孟郊死葬北邙山，日月星辰頓覺閑。天恐文章中斷絕，再生賈島在人間。」由是振名。〈或曰，非退之詩。〉《題杜司戶亭子》云：「床頭枕是溪邊石，井底泉通竹下池。宿客未眠過夜半，獨聞山雨到來時。」《題李款幽居》云：「閒居少鄰並，草徑入荒村。鳥宿池中樹，僧敲月下門。過橋分野色，移石動雲根。暫去還來此，幽期不負言。」《哭孟郊》云：「身死聲名在，多應萬古傳。寡妻無子息，破宅帶林泉。塚近登山道，詩隨過海船。故人相吊處，斜日下寒天。」「夜半長安雨，燈前越客吟。」〈《贈吳處士》句。〉「島嶼夏雲起，汀洲芳草深。」〈句。〉「秋風吹渭水，落葉滿長安。」〈句。〉「山鐘夜渡空江水，汀月寒生古石樓。」〈句。〉「舊國別多日，故人無少年。」〈句。〉

李正封

唐文宗好詩，太和中，賞牡丹。上謂陳修己曰：「今京邑人傳牡丹詩，誰為首？」修己對曰：「中書舍人李正封詩：『天香夜染衣，國色朝酣酒。』」時楊妃侍，上曰：「妝台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，則正封之詩見矣。」退之正封從軍，有《晚秋郾城聯句詩》。正封雲「從軍古雲樂，談笑青油幕。燈明夜觀棋，月暗秋城柝。」遂為警策。正封，字中護，終監察御史。

崔護

護，字殷功。貞元十二年登第，終嶺南節度使。沈存中云：「唐人以詩主人物，故雖小詩，莫不極工而後已，所謂旬鍛月煉者，信非虛言。小說護《題城南詩》，其始曰：『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。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』後以其意未全，語未工，改第三句曰：『人面　今何處去。』至今所傳有此兩本，惟《本事詩》作『　今何處在』。唐人作詩，大率如此，雖有兩今字，不恤也，取語意為主耳。後人以其有兩今字，故多行前篇。」〈《筆談》。〉

張又新

又新，字孔昭，薦之子。附逢吉，罷貶汀州刺史。又附李訓，訓死，復坐貶，終左司郎中。時號又新張三頭，謂進士狀頭、宏詞敕頭、京兆解頭。又新嘗作廣陵從事，有佐酒妓，每致情焉。後二十年，罷江南郡，舟道廣陵，適李紳鎮淮南，又新方懼其讎已，而又遇風，漂沒二子。紳憫然，復書曰：「端溪不讓之詞，愚罔懷怨；荊浦沈淪之事，鄙實憫然。」宴遇殊厚。前所謂酒妓者猶在席，又新以指染酒，即席為詞曰：「雲雨分飛二十年，當時求夢不曾眠。今來頭白重相見，還上襄王玳瑁筵。」李即命妓歌以送酒。

柳公權

公權，武宗朝在內庭。上嘗怒一宮嬪久之，既而復召，謂公權曰：「朕怪此人，若得學士一篇，當釋然矣。」目御前蜀箋數十幅授之。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曰：「不分前時忤主恩，已甘寂寞守長門。今朝卻得君王顧，重入椒房拭淚痕。」上大悅，令宮人上前拜謝之。文宗時，充翰林學士，從幸永安宮，苑中駐驊，謂公權曰：「我有一喜事，邊上衣賜，久不及時，今年二月給春衣訖。」公權前奉賀。上曰：「可賀我以詩。」宮人迫其口進，公權應聲曰：「去歲雖無戰，今年未得歸。皇恩何以報，春日得春衣。」上悅，激賞之。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，曰：「人皆苦炎熱，我愛夏日長。」公權續曰：「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」諸學士屬和，帝獨諷公權兩句，詞清意足，不可多得。乃令公權題於壁上，字方圓五寸。帝觀之，歎曰：「鐘王復生，無以加矣。」公權，字誠懸，卒于太子太保。

陸鴻漸

太子文學陸鴻漸，名羽，其先不知何許人。竟陵龍蓋寺僧姓陸，於堤上得初生兒，收育之，遂以陸為氏。及長，聰俊多聞，學贍詞逸，詼諧辯捷。性嗜茶，始創煎茶法，至今

鬻茶之家，陶為其像，置於湯器之間，雲宜茶足利。至太和中，復州有一老僧，雲是陸僧弟子，常諷其歌云：「不羨黃金　，不羨白玉杯，不羨朝入省，不羨暮入台。惟羨西江水，長向竟陵城下來。」鴻漸又撰《茶經》三卷，行於代。今為鴻漸形，因目為茶神，有售則祭之，無則以釜湯沃之。

章孝標

孝標，元和十三年下第，時輩多為詩以刺主司，獨孝標為《歸燕詩》留獻。侍郎庾承宣得詩，輾轉吟諷。庾重典禮曹，孝標來年登第。詩云：「舊壘危巢泥已落，今年故向社前歸。連雲大夏無棲處，更向誰家門戶飛？」孝標及第，除正字，東歸《題杭州樟亭驛》云：「樟亭驛上題詩客，一半尋為山下塵。世事日隨流水去，紅花還似白頭人。」初成落句云：「紅花直笑白頭人」，改為「還似」，且曰：「我將老成名，似我芳豔，詎能久乎？」及還鄉而逝。或曰：前有八元，後有孝標，皆桐廬人，復同姓而皆不達。李紳鎮揚州，請孝標賦《春雪詩》，命題於台盤上。孝標唯然，索筆一揮云：「六出飛花處處飄，黏窗拂砌上寒條。朱門到晚難盈尺，盡是三軍喜氣消。」《長安秋日》云：「田家無五行，水旱卜蛙聲。牛犢乘春放，兒孫候暖耕。池塘煙未起，桑柘雨初晴。歲晚香醪熟，村村自送迎。」〈右二詩韋莊《又玄集》取之。〉

施肩吾

肩吾，洪州人。元和十年登第，以洪州西山羽化之地，慕其真風，高蹈於此。為詩奇麗，著《百韻山居詩》，才情富贍。如「荷翻紫蓋搖波面，蒲映青刀插水湄。」又「煙黏薜荔龍鬚軟，雨壓芭蕉鳳翅垂。」隋曲有《疏勒鹽》，唐曲有《突厥鹽阿鵲鹽》。或云：關中人謂好為鹽，故肩吾詩云：「顛狂楚客歌成雪，媚嫵吳娘笑是鹽。」蓋當時語也。今杖鼓譜中尚有鹽杖聲。

孟簡

元和中，簡將試，詣日者卜之，曰：「近東門坐，即得之矣。」既入，即坐西廊。迫晚，忽得疾，鄰坐請與終篇，見其姓，即東門也，乃擢上第。簡，字幾道，德州人。元和中，為戶部侍郎，以贓貶。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卒。尤工詩，尚節義。

張蕭遠

《觀燈》云：「十萬人家火燭光，門門開處見紅妝。歌鐘喧夜更漏暗，羅綺滿街塵土香。星宿別從天畔出，蓮花不向水中芳。寶釵驟馬多遺落，依舊明朝在路傍。」蕭遠，元和進士登第，與舒元輿聲價俱美。〈出《廣摭言》。〉「秦雲寂寂僧還定，盡日無人鹿繞床。」〈句。〉「日暮風吹官渡柳，白鴉飛出石頭牆。」〈《廢城》句。〉「雙雙白燕入祠堂。」〈乳石洞玉女祠句。〉右張為取作《主客圖》。

許康佐

元稹《酬許五康佐詩》云：「猿啼三峽雨，蟬報兩京秋。珠玉慚新贈，芝蘭忝舊遊。他年問狂客，須向老農求。」康佐以中書舍人為翰林侍講學士，與王起皆為文宗寵禮。帝讀《春秋》，至閽弒吳子餘祭，問：「閽何人耶？」康佐以中官方強，不敢對。帝嬉笑。後問李訓，訓曰：「國君不近刑人，以為輕死之道。」帝曰：「朕近刑人多矣，得不慮哉！」訓曰：「列聖知而不能遠，惡而不能去，陛下念之，宗廟福也。」於是內謀剪除矣。康佐終禮部尚書。

張南史

《陸滁宅秋雨中探韻》云：「同人永日自相將，深竹閑園偶辟疆。已被秋風教憶　，更聞寒雨勸飛觴。歸心莫問三江水，旅服徒沾九月霜。醉裡欲尋騎馬路，蕭條幾處有垂楊。」南史，字季直，幽州人。以試參軍，避亂居揚州。再召，未赴而卒。

徐凝

範攄言：樂天為杭州刺史，令訪牡丹，獨開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師得之，植於庭。時春景方深，惠澄設油幕覆其上。會凝自富春來，未識白，先題詩曰：「此花南地知難種，慚愧僧閑用意栽。海燕解憐頻睥睨，胡蜂未識更徘徊。虛生芍藥徒勞妒，羞殺玫瑰不敢開。惟有數苞紅萼在，含芳直待舍人來。」白尋到寺看花，乃命徐同醉而歸。時張祜榜舟而至，二生各希首薦，白曰：「二君論文，若廉藺之鬥鼠穴，勝負在此一戰也。」遂試《長劍倚天外賦》、《餘霞散成綺詩》。試訖解送，凝為元，祜次耳。祜曰：「祜詩有『地勢遙尊嶽，河流側讓關』，又《題金山寺詩》曰：『樹影中流見，鐘聲兩岸聞。』雖綦毋潛云：『塔影掛青漢，鐘聲和白雲。』此句未為佳也。」凝曰：「美則美矣，爭如老夫『今古長如白練飛，一條界破青山色』。」凝遂擅場。祜歎曰：「榮辱糾紛，亦何

常也！」遂行歌而邁，凝亦鼓　而歸，自是二生不隨鄉賦矣。白又以祜宮詞四句皆數對，未足奇也。後杜牧守秋浦，與祜為詩酒友，酷吟祜宮詞，以白有非祜之論，常不平之，乃為詩以高之曰：「睫在眼前人不見，道於身外更何求。誰人得似張公子，千首詩輕萬戶侯。」又曰：「如何故國三千里，虛唱歌詞滿六宮。」杜盛言其美者，欲以苟異于白，而曲成于張也。故牧又著論，言近有元白者，喜為淫言　語，鼓扇浮囂。吾恨方在下位，未能以法治之，斯亦敷佐於祜耳。潘若沖《郡閣雅談》云：「凝官至侍郎，多吟絕句，曾吟《廬山瀑布》，膾炙人口。又題處州縉雲山黃帝上　之所鼎湖，蓋黃帝鑄鼎處也，有池在山頂。詩云：『黃帝旌旗去不回，空餘片石碧崔嵬。有時風卷鼎湖浪，散作晴天雨點來。』自後無敢題者。」凝《送馬向遊蜀》云：「遊子去咸京，巴山萬里程。白雲連鳥道，青壁遞猿聲。雨露經泥阪，煙花帶錦城。工文人共許，應記蜀中行。」「青山舊路在，白首醉還鄉。」〈別白公句。〉「試到第三橋，便入千頃花。」〈句。〉《宿冽上人房》云：「浮生不定若蓬飄，林下真僧偶見招。覺後始知身是夢，更聞寒雨滴芭樵。」

令狐楚

楚自翰林學士拜相，子　，自湖州召入翰林為學士，間歲拜相。渭南尉趙嘏獻詩曰：「鶚在卿雲冰在壺，代天才業奉　謨。榮同伊陟傳朱戶，秀比王商入畫圖。昨夜星辰回劍履，前年風月滿江湖。不知機務時多暇，猶許詩家屬和無。」

張仲素

《春閨怨》云：「桂魄初生秋露微，輕羅已薄未更衣。銀箏夜久殷勤弄，心怯空房不忍歸。」《送春詞》云：「日日人空老，年年春更歸。相歡在樽酒，不用惜花飛。」《閨人思》云：「愁見遊空百丈絲，春風惹斷更傷離。閑花落遍蒼苔地，盡日無人誰得知。」仲素，字繪之，建封之子。憲宗以仲素段文昌為翰林學士，韋貫之曰：「學士所以備顧問，不宜專取詞藝。」罷之。後終中書舍人。

郎士元

《送張南史》云：「雨餘深巷靜，獨酌送殘春。車馬雖嫌僻，鶯花不棄貧。　聲黏戶網，鼠跡印床塵。借問山陽會，如今有幾人？」士元，字君胄，中山人。寶應中，選畿縣官，詔試中書，補渭南尉，曆拾遺、郢州刺史。高仲武云：「士元員外，河岳英奇，人倫秀

異。自家邢國，遂擁大名。右丞已後，與錢郎更長。自丞相以下，出使作牧，二公無詩祖餞，時論鄙之。兩公詞體大約欲同，就中郎公稍更閒雅，近於康樂。如『荒城背流水，遠雁入寒林』。又『去鳥不知倦，遠帆生暮愁』。又『蕭條夜靜邊風吹，獨倚營門望秋月』。可齊衡古人，掩映時輩。又『暮蟬不可聽，落葉豈堪聞。』古人謂謝　工於發端，比之於今，有慚沮矣。」《送彭將軍》云：「雙旌漢飛將，萬里獨橫戈。春色臨關盡，黃雲出塞多。鼓鼙悲寂寞，烽火隔長河。莫斷陰山路，天驕已請和。」

于良史

《春山夜月》云：「春來多勝事，賞玩夜忘歸。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滿衣。興來無遠近，欲去惜芳菲。南望鐘鳴處，樓臺深翠微。」《冬日寄李贊府》云：「地際朝陽滿，天邊宿霧收。風兼殘雪起，河帶斷冰流。北闕馳心極，南圖尚旅遊。登臨思不已，何處得消憂。」《閒居寄薛據》云：「隱几讀黃老，閑齋耳目清。僻居人事少，多病道心生。雨洗山林濕，鴉鳴池館晴。晚來因廢卷，行藥至西城。」高仲武云：「良史詩清雅，工於形似。如『風兼殘雪起，河帶斷冰流』，吟之未終，皎然在目。」

舒元輿

太和九年，誅王涯等，仇士良愈專恣。文宗惡之，雖登臨遊幸，未嘗為樂，或瞠目獨語，左右莫敢進問。因題詩曰：「輦路生春草，上林花滿枝。憑高何限意，無復侍臣知。」一日，看牡丹，或吟曰：「拆者如語，含者如咽，俯者如愁，仰者如悅。」吟罷，方省元輿詞，不覺歎息，泣下沾衣。

李賀

杜牧之序其文集云：「賀，字長吉，元和中，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。雲煙綿聯，不足為其態也；水之迢迢，不足為其情也；春之盎盎，不足為其和也；秋之明潔，不足為其格也；風檣陣馬，不足為其勇也；瓦棺篆鼎，不足為其古也；時花美女，不足為其色也；荒國陊殿；梗莽邱隴，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；鯨　去鼇擲，牛鬼蛇神，不足為其虛荒幻誕也。蓋《騷》之苗裔，理雖不及，詞或過之。《騷》有感怨刺懟，言及君臣理亂，時有以激發人意。而賀所為，得無有是？賀能采尋前事，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。如《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》，求取情狀，離絕遠去筆墨畦徑間，亦殊不能知之。賀生二十七年死矣，世皆曰：使賀且未死，少加以理，奴僕命《騷》可也。」

柳宗元

《雪詩》云：「千山鳥飛絕，萬逕人蹤滅。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。」視鄭穀「亂飄僧舍」之句，不侔矣，東坡居士雲。子厚死三年，愚溪無復曩時矣。劉夢得聞之，賦三絕云：「溪水悠悠春自來，草堂無主燕飛回。隔簾惟見中庭草，一樹榴花依舊開。」「草聖數行留壞壁，木奴千樹屬鄰家。惟見裡門通德榜，殘陽寂莫出樵車。」「柳門竹巷依依在，野草青苔日日多。縱有鄰人解吹笛，山陽舊侶更誰過！」

邵真

《尋人偶題》云：「日昃不復午，落花難歸樹。人生能幾何，莫厭相逢遇。」真為李寶臣成德軍掌書記，寶臣死，其子惟岳與田悅李正己拒命。真諫之，惟嶽寤，使真作奏，復為將吏所沮。德宗詔張孝忠朱滔合兵討惟嶽，大敗其眾。惟嶽召真議歸順，悅遣扈岌來責惟嶽，且欲斬真。惟嶽懼，斬真以謝焉。其後，王武俊表其忠，贈戶部尚書。

李宣遠

宣遠，貞元進士登第，《并州路作》云：「秋日并州路，黃榆落照間。孤城吹角罷，數騎射雕還。帳幕遙臨水，牛羊自下山。征人正垂淚，烽火起雲間。」

王建

「千牛仗下放朝初，玉案傍邊立起居。每日請來金鳳紙，殿頭無事不教書。」「延英引對碧衣郎，江硯宣毫各別床。天子下簾親考試，宮人手裡過茶湯。」「少年天子愛邊功，親到淩煙畫閣中。為見勳臣寫圖本，長教殿裡作屏風。」「新調白馬怕鞭聲，供奉騎來繞殿行。為報諸王侵早起，隔門催進打球名。」「羅衫葉葉繡重重，金鳳銀鵝各一叢。每遍舞頭分兩向，太平萬歲字當中。」「魚藻宮中鎖翠娥，先皇行處不曾過。如今池底休鋪錦，菱角雞頭積漸多。」「射生宮女宿紅妝，請得新弓各自張。臨上馬時齊賜酒，男兒跪拜謝君王。」「宮人早起笑相呼，不識階前掃地夫。乞與金錢爭借問，外頭還似此間無？」「日高殿裡有香煙，萬歲聲來動九天。妃子院中初降誕，內人爭乞洗兒錢。」「銀燭秋光冷畫屏，輕羅小扇撲流螢。天階夜色涼如水，臥看牽牛織女星。」「樹頭樹底覓殘紅，一片西飛一片東。自是桃花貪結子，錯教人恨五更風。」「淚盡羅巾夢不成，

夜深前殿按歌聲。紅顏未老恩先斷，斜倚熏籠坐到明。」「鴛鴦瓦上瞥然聲，晝寢宮娥夢裡驚。元是吾皇金彈子，海棠花下打流鶯。」建初為渭南尉，值王樞密者，盡宗人之分，然彼我不均，復懷輕謗之色。忽過飲，語及漢桓靈信任中官起黨錮興廢之事，樞密深憾其識。乃曰：「我弟所作宮詞，天下皆誦於口，禁掖深邃，何以知之？」建不能對。後為詩以贈之，乃脫其禍。建詩曰：「先朝行坐鎮相隨，今上春宮見長時。脫下禦衣偏得著，進來龍馬每教騎。常承密旨還家少，獨對邊情出殿遲。不是當家頻向說，九重爭遣外人知。」

朱灣

高仲武云：「朱灣率履真素，放情江湖，郡國交辟，潛耀不起，有唐高人也。詩體幽遠，興致洪深，因詞寫意，窮理盡性，于詠物尤工，如『受氣何曾異，開花獨自遲』。所謂哀而不傷，《國風》之深者也」。灣為李勉永平從事。灣《秋夜宴王郎中宅賦得露中菊》云：「眾芳春競發，寒菊露偏滋。受氣何曾異，開花獨自遲。晚成猶有分，欲采未過時。忍棄東籬下，看隨秋草衰。」《長安喜雪》云：「千門萬戶雪花浮，點點無聲落瓦溝。全似玉塵消更積，半成冰片結還流。光含曉色清天苑，輕逐微風繞禦樓。平地已ㄏ盈尺潤，年豐須荷富人侯。」

蘇鬱

《鸚鵡詞》云：「莫把金籠閉鸚鵡，個個分明解人語。忽然更向君前語，三十六宮愁幾許。」《和戎詩》云：「關月夜懸青塚鏡，塞雲秋薄漢宮羅。君王莫信和親策，生得胡雛轉更多。」鬱，貞元元和間詩人。「十二樓藏玉堞中，鳳凰雙宿碧芙蓉。流霞淺酌誰同醉，今夜笙歌第幾重。」〈《步虛詞》。〉「吟倚雨殘樹，月收山下村。」

韋丹

丹，字文明，京兆人。幼孤，從外祖顏真卿。元和中，帥江西，功第一。丹與東林靈澈上人為忘形之契，丹嘗為《思歸》絕句以寄澈云：「王事紛紛無暇日，浮生冉冉只如雲。已為平子歸休計，五老岩前必共聞。」澈奉酬詩曰：「年老身閑無外事，麻衣草坐亦容身。相逢盡道休宮去，林下何曾見一人。」

王播

王播少孤貧，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，隨僧齋飧。僧厭怠，乃齋罷而後擊鐘。後二紀，播自重位出鎮是邦，因訪舊游，向之題者，皆以碧紗幕其詩。播繼以二絕句曰：「三十年前此院遊，木蘭花發院新修。如今再到經行處，樹老無花僧白頭。」又「上堂已了各西東，慚愧闍黎飯後鐘。三十年來塵撲面，而今始得碧紗籠。」〈出《摭言》。〉

周匡物

匡物，字幾本，潭州人。元和十一年，李逢吉下進士及第，時以歌詩著名。家貧，徒步應舉，至錢塘，乏僦船之資，久不得濟，乃題詩公館云：「萬里茫茫天塹遙，秦皇底事不安橋。錢塘江口無錢過，又阻西陵兩信潮。」郡牧見之，乃罪津吏。

劉言史

皮日休《劉棗強碑文》云：「歌詩之風，蕩來久矣。大抵喪于南朝，壞于陳叔寶。然今之業是者，苟不能求古于建安，即江左矣；苟不能求麗于江左，即南朝矣。或過為豔傷麗病者，即南朝之罪人也。我唐來有是業者，言出天地外，思出鬼神表，讀之則神馳八極，測之則心懷四溟，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者，有李太白。百歲有是業者，雕金篆玉，牢奇籠怪，百鍛為字，千煉成句，雖不追躅太白，亦後來之佳作也。其與李賀同時，有劉棗強焉。先生姓劉氏，名言史，不詳其鄉裡。所有歌詩千首，其美麗恢贍，自賀外，世莫得比。王武俊之節制鎮冀也，先生造之。武俊雄健，頗好詞藝，一見先生，遂加異敬。將置之賓位，先生辭免。武俊善騎射，載先生以貳乘，逞其藝於野。武俊先騎，驚雙鴨起于蒲稗間，武俊控弦，不再發，雙鴨聯斃於地。武俊歡甚，命先生曰：『某之技如是，先生之詞如是，可謂文武之會矣。何不一言以贊耶？』先生由是馬上草《射鴨歌》以示武俊，議者以為禰正平《鸚鵡賦》之類也。武俊益重先生，由是奏請官先生，詔授棗強令，先生辭疾不就。世重之，曰：『劉棗強，亦如範萊蕪之類焉。』故相國隴西公夷簡之節度漢南也，少與先生游，且思相見，命別將以襄之縗器千事賂武俊，以請先生，武俊許之，先生由是為漢南相府賓冠。隴西公日與之為飲宴，具獻酬之儀，歌詩大播於當時。隴西公從事或曰：『以某下走之才，誠不足污辱重地。劉棗強至，眾必以公賓劉於幕吏之上，何抑之如是？』公曰：『愚非惜幕間一足地，不容劉也，然視其狀有不稱者，諸公視某與劉，分豈有間然哉，反為之惜其壽耳。』後不得已，問先生所欲為，先生曰：『司功掾其閑，或可承闕。』相國由是掾之。雖居官曹，宴見與從事儀等。後從事又曰：『劉棗強縱不容在賓署，承乏於掾曹，詘矣。奚不疏整其秩？』相國不得已而

表奏焉。詔下之日，先生不恙而卒。相國哀之慟曰：『果然止掾曹，殺我愛客。』葬之有加等。墳去襄陽郭五里，曰柳子關。後先生數十歲，日休始以鄙文稱於襄陽。襄陽邑人劉求，高士也。嘗述先生之道業，嘗詠先生之歌詩，且歎曰：『襄之人只知有浩然墓，不知有先生墓，恐百歲之後，湮滅而無聞，與荊棘凡骨溷，吾子之文，吾當刊焉。』日休曰：『存既摭實，錄之何愧？』嗚呼！先生之官卑，不稱其德，宜加私謚。然棗強之號，世已美矣，故不加焉。是為劉棗強碑。」

劉猛

「月生十五前，日望光彩圓。月生十五後，日畏光彩瘦。不見夜光色，一尊成暗酒。匣中龍背鏡，光短不照空。不惜補明月，慚無此良工。」〈《月生》句。〉「自念數年間，兩手中藏鉤。於心且無恨，他日為我羞。古老傳童歌，連淫亦兵象。夜夢戈甲鳴，苦不願年長。」〈《苦雨》句。〉「朝梳一把白，夜淚千滴雨。可恥垂拱時，老作在家女。」〈《晚》句。〉元微之《酬劉猛見送詩》，如云：「神劍士不蝕，異布火不燒。」其推重如此。

李餘

「長安東門別，立馬生白髮。」〈句。〉「霽後軒蓋繁，南山瑞煙發。」〈句。〉「嘗聞車馬繁，土薄憂水聲。」〈句。〉餘，登長慶二年進士第，蜀人也。張籍《送餘歸蜀詩》云：「十年人詠好詩章，今日成名出舉場。歸去惟將新誥牒，後來爭取舊衣裳。山橋曉上蕉花暗，水店晴看芋葉光。鄉里鄉情相見日，一時攜酒上高堂。」又賈島《送李餘往湖南》云：「昔去候溫涼，秋山滿蜀鄉。今來從辟命，春物變涔陽。岳石掛海雪，野楓堆渚檣。若尋五祖宅，寂寞在瀟湘。」

李涉

《題鶴林寺僧室》云：「終日昏昏醉夢間，忽聞春盡強登山。因過竹院逢僧話，又得浮生半日閑。」《晚泊潤州聞角》云：「孤城吹角水茫茫，曲引邊聲怨思長。驚起暮天沙上雁，海門斜去兩三行。」「但將鐘鼓悅私慶，肯以犬羊為國羞。」〈句。〉「尼父未適魯，屢屢倦迷津。徒懷教化心，紆鬱不能伸。一遇知己言，萬方始喧喧。至今百王則，孰不挹其源。」〈《懷古》。〉

劉昭禹

昭禹，字休明，婺州人也。少師林寬，為詩刻苦。《風雪詩》云：「句向夜深得，心從天外歸。」嘗與人論詩曰：「五言如四十個賢人，著一字如屠沽不得。覓句者，若掘得玉合子底，必有蓋，但精心求之，必獲其寶。」在湖南累為宰，後署天策府學士，嚴州刺史，卒於桂州幕中。有詩三百首。

孫昌胤

《和司空曙劉　虛九日送人》云：「京邑歎離群，江樓喜遇君。開筵當九日，泛菊外浮雲。朗詠山川霽，酣歌物色曛。君看酒中意，未肯喪斯文。」柳子厚《與韋中立書》云：「古者重冠禮，將以責成人之道，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。數百年來，人不復行。近有孫昌胤者，獨發憤行之。既成禮，明日造朝，到外廷，薦笏言於卿士曰：『某子冠畢。』應之者咸憮然。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：『何預我邪？』廷中皆大笑。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，何哉？獨為所不為也。」昌胤，登天寶進士第。

嚴休復

《揚州唐昌觀玉蕊花坼有仙人游悵然成二絕》云：「終日齋心禱玉宸，魂消目斷未逢真。不如滿樹瓊瑤蕊，笑對藏花洞里人。」又：「羽車潛下玉龜山，塵世何由睹　顏。唯有無情枝上雪，好風吹綴綠雲鬟。」元和中，見一女子，從以二女冠，三小僕，直造花所。佇立良久，命小童折花數枝，謂黃冠者曰：「曩有玉峰之期，自是可以行矣。」行百步許，遂不復見。休復有詩，元微之和云：「弄玉潛歸玉樹時，不教青鳥出花枝。的應未有諸人覺，只恐嚴郎卜得知。」樂天詩云：「嬴女偷乘鳳下時，洞中潛歇弄花枝。不緣啼鳥春饒舌，青瑣仙郎可得知。」

朱慶餘

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，索慶餘新舊篇，擇留二十六章，置之懷袖而推贊之。時人以籍重名，皆繕錄諷詠，遂登科。慶餘作《閨意》一篇以獻曰：「洞房昨夜停紅燭，待曉堂前拜舅姑。妝罷低聲問夫婿，畫眉深淺入時無？」籍酬之曰：「越女新妝出鏡心，自知明豔更沉吟。齊紈未足時人貴，一曲菱歌敵萬金。」由是朱之詩名，流於海內矣。又《題王侯廢宅》云：「古巷戟門誰舊宅？早曾聞說屬官家。更無新燕來巢屋，惟有閒人

去看花。空廠欲摧塵滿櫪，小池初涸草侵沙。繁華事歇皆如此，立馬踟躕到日斜。」張籍《送慶餘歸越》云：「東鄰歸路遠，幾日到鄉中？有寺山皆遍，無家水不通。湖聲蓮葉雨，野氣稻苗風。州縣知名久，爭邀與客同。」

楊虞卿

《過小妓英英墓》云：「淩晨騎馬出皇都，聞說埋花在路隅。別我已為泉下土，思君猶似掌中珠。四弦品柱聲初絕，三尺孤墳草已枯。蘭質蕙心何所在？焉知過者是狂夫。」樂天夢得皆有和章。樂天云：「人間有夢何曾人，泉下無家豈是歸。墳上少啼留取淚，明年寒食更沾衣。」夢得云：「但見好花皆易落，從來尤物不長生。鸞台夜直衣衾冷，雲雨無因入禁城。」虞卿，字師皋，虢州人。佞柔善諧麗。宗閔僧孺相穆宗，引為右司郎中。宗閔倚之，時號黨魁。為京兆尹，以罪貶虔州司戶參軍，死。

楊汝士

唐名族重京官而輕外任，汝士建節後詩云：「拋卻弓刀上砌台，上方樓殿　雲開。山僧見我衣裳窄，知道新從戰地來。」又云：「而今老大騎官馬，羞向關西道姓楊。」寶曆中，楊於陵僕射入覲，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，宴新昌裡第。僕射與所執坐正寢，嗣復領諸生翼兩序。元白俱在，賦詩席上。汝士詩後成，元白覽之失色。詩曰：「隔座應須賜禦屏，盡將仙翰入高冥。文章舊價留鸞掖，桃李新陰在鯉庭。再歲生徒陳賀宴，一時良史盡傳馨。當年疏廣雖云盛，詎有茲筵醉　　。」其日，大醉歸，謂其子弟曰：「吾今日壓倒元白。」〈時為刑侍。〉裴令公居守東洛，夜宴半酣，公索句，元白有得色。時公為破題，次至汝士，曰：「昔日蘭亭無豔質，此時金谷有高人。」白知不能加，遽裂之曰：「笙歌鼎沸，勿作冷淡生活。」元顧白曰：「樂天所謂能全其有名者也。」

張志和

《漁父歌》云：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。青箬笠，綠蓑衣，斜風細雨不須歸。」又云：「釣台漁父褐為裘，兩兩三三舴艋舟。能縱棹，慣乘流，長江白浪不曾憂。」又云：「　溪灣裡釣魚翁，舴艋為家西復東。江上雪，浦邊風，笑著荷衣不歎窮。」又云：「松江蟹舍主人歡，菰飯蓴羹亦共飧。楓葉落，荻花乾，醉宿漁舟不覺寒。」又云：「青草湖中月正圓，巴陵漁父棹歌連。釣車子，掘頭船，樂在風波不用仙。」

嚴維

維，字正文，越州人。與劉長卿善。長卿《對酒寄維》云：「陋巷喜陽和，衰顏對酒歌。懶從華髮亂，閑住白雲多。郡簡容垂釣，家貧學弄梭。門前七里瀨，早晚子陵過。」維答云：「蘇耽佐郡時，近出白雲司。藥補清羸疾，窗吟絕妙詞。柳塘春水漫，花塢夕陽遲。欲識懷君意，朝朝訪楫師。」〈時劉為睦州司馬。〉

李播

播以郎中典蘄州，有李生攜詩謁之，播曰：「此吾未第時行卷也。」李白：「頃於京師書肆百錢得此，游江淮間二十餘年。欲幸見惠。」播遂與之，因問何往，曰：「江陵謁表丈盧尚書。」播曰：「公又錯也，盧是某親表丈。」李慚悚失次，進曰：「誠若郎中之言，與荊南表丈一時乞取。」再拜而出。

李德裕

元和十一年，歲在丙申，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。時有詩曰：「元和天子丙申年，三十三人同得仙。袍似爛銀文似錦，相將白日上青天。」德裕頗為寒素開路，及謫官南去，或有詩曰：「八百孤寒齊下淚，一時回首望崖州。」〈出《摭言》。〉

鄭還古

還古閒居東都，將入京赴選，柳當將軍者餞之。酒酣，以一詩贈柳氏之妓曰：「冶豔出神仙，清聲勝管弦。詞輕《白紵曲》，歌遏碧雲天。未擬生裴秀，何如乞鄭玄。不堪金谷水，橫過墜樓前。」柳喜甚，曰：「專俟榮命，以此為賀。」未幾，還古除國子博士。柳見除目，即遣入京。及嘉祥驛，而還古物故，乃放妓他適。《逸史》載：還古初娶柳氏女，嘉會之初，夢娶房氏。後柳卒，再娶東都李氏，屬房直溫為東洛少尹，李之舅也，昏禮皆房主之，始知舊夢之前定也。還古，登元和進士第。

裴休

《贈黃　山僧希運詩》曰：「自從大士傳心印，額上圓珠七尺身。掛錫十年棲蜀水，浮杯今日渡江濱。一千龍象隨高步，萬里香華結勝因。擬欲事師為弟子，不知將法付何人。

」休，會昌中官於鐘陵，請運至郡，以所解一篇示之。師不顧，曰：「若形於紙墨，何有吾宗？」休問其故，曰：「上乘之印，惟是一心，更無別法。心體一空，萬緣俱寂，如大日輪升於虛空，其中照耀，靜無纖埃。證之者無新舊、無淺深，說之者不立義解、不開戶牖，直下便是，動念即乖。」其後，休錄之，為傳心法要雲。休，字公美，孟州人。大中六年為相，能文章，為人蘊藉，進止雍閑。宣宗曰：「休真儒者。」

薛宜僚

宜僚以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，至青州，悅一妓段東美，賦詩曰：「阿母桃花方似錦，王孫草色正如煙。不須更向滄溟望，惆悵歡情又一年。」到外國，謂判官苗甲曰：「東美何故頻見夢中？」數日而卒。櫬至青，段奠之，一慟而卒。

九老會胡杲

《九老會賦》詩云：「閒居同會在三春，大抵愚年最出群。霜鬢不嫌杯酒興，白頭仍愛玉爐薰。徘徊玩柳心猶健，老大看花意卻勤。鑿落滿斟 棄酩酊，香囊高掛任氤氳。搜神得句題紅紙，望景長吟對白雲。今日交情何不替，齊年同事聖明君。」〈杲，年八十九，前懷州司馬。〉

吉皎

「休官罷任已閒居，林苑園亭興有餘。對酒最宜花藻發，邀歡不厭柳條初。低腰醉舞垂緋袖，擊築謳歌任褐裾。寧用管弦來合雜，自親松竹且清虛。飛觥酒到須先酌，賦詠詩成不住書。借問商山賢四皓，不知此後更何如。」〈皎，衛尉卿致仕，年八十八。〉

劉真

「垂絲今日幸同筵，朱紫居身是大年。賞景尚知心未退，吟詩猶覺力完全。閒庭飲酒當三月，在席揮毫象七賢。山茗煮時秋霧碧，玉杯斟處彩霞鮮。臨階花笑如歌妓，傍竹松聲當管弦。雖未學窮生死訣，人間豈不是神仙。」〈真，前磁州刺史，年八十七。〉

鄭據

「東洛幽閒日暮春，邀歡多是白頭賓。官班朱紫多相似，年紀高低次第勻。聯句每言松竹意，停杯多說古今人。更無外事來心肺，空有清虛入思神。醉舞兩回迎勸酒，狂歌一曲會閑身。今朝何事偏情重，同作明時列任臣。」〈據，前龍武軍長史，年八十五。〉

盧真

「三春已盡洛陽宮，天氣初晴景象中。千朵嫩桃迎曉日，萬株垂柳逐和風。非論官位皆相似，及至年高亦共同。對酒歌聲猶覺妙，玩花詩思豈能窮。先時共作三朝貴，今日猶逢七老翁。但願　　常滿酌，煙霞萬里會能通。」〈真，前侍御史內供奉官，年八十三。〉

張渾

「幽亭春盡輩為歡，印綬居身是大官。遁跡豈勞登遠岫，垂絲何必坐溪　。詩聯六韻猶應易，酒飲三杯未覺難。每況襟懷同宴會，共將心事比波瀾。風吹野柳懸羅帶，日照庭花落綺紈。此席不須鋪錦帳，斯筵堪作畫圖看。」〈渾，前永州刺史，年七十七。〉

白居易

「七人五百八十四，拖紫紆朱垂白須。囊裡無金莫嗟歎，尊中有酒且歡娛。吟成六韻神還壯，飲到三杯氣尚粗。嵬峨狂歌教婢拍，婆娑醉舞遣孫扶。天年高邁二疏傅，人數多於四皓圖。除卻三山五天竺，人間此會且應無。」〈居易，刑部尚書致仕，年七十四。〉樂天退居洛中，作尚齒九老之會，其序曰：「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，皆多年壽，餘亦次焉。於東都弊居履道坊，為尚齒之會。七老相顧，既醉且歡。靜而思之，此會稀有，因各賦七言六韻詩一章以記之，或傳諸好事者，時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。」樂天云：「其年夏，又有二老年貌絕倫，同歸故鄉，亦來斯會，續命書姓名年齒，寫其形貌，附於圖右，與前七老，題為九老圖。仍以一絕贈之云：『雪作鬚眉雲作衣，遼東華表暮雙歸。當時一鶴猶稀有，何況今逢兩令威？』」〈洛中遺老李元爽，年一百三十六，禪僧如滿，年九十五歲。〉又云：「時秘書狄兼謨、河南尹盧貞，以年未及七十，雖與會而不及列。」